一片天

內地一檔綜藝節目，將鄭智化《星星點燈》的歌詞「現在的一片天，是骯髒的一片天，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裏，再也看不見」，改成「現在的一片天，是晴朗的一片天，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裏，總是看得見。」一時輿論大嘩。

很明顯，這是在強行迎合裝扮某種「正能量」。原歌充滿了批判的力量，銘刻了時代的印記。改動後，激越鏗鏘的吶喊呼喚，變成勾欄瓦肆的鶯歌燕舞。有網民建議，不如將歌名也改為《星星舔燈》。《北京日報》的評論文章，就用了直屬胸臆的題目《形式主義「正能量」還要傷及多少人》，激憤之情溢於言表。

詩歌、小說、音樂，正因其根植於歷史背景下的沉痛，才有了震撼人心的不朽偉力，不因時過境遷而衰減。一個典型例子，一九四九年，在商討將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定為國歌時，有人提出，歌詞中的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」，改成「大翻身的時刻」。但多數人都主張保留原詞。這樣可以讓子孫後代，都銘記艱苦卓絕的奮鬥，時刻居安思危。直到今日，中國國際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飛躍，但十四億國人，仍在唱響「最危險的時刻」。

「骯髒的一片天」也產生於特定時期，毫無必要去洗白什麼。那種低級的「正能量」，反而是在消磨大眾的思辨能力與審美品格。按照「星星舔燈」的做法，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改為「歡樂頌」；魯迅從《狂人日記》裏看出的，將是「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『感人』。」

如果不認同歌曲，那就別唱，而不能去糟蹋原作。你不願意誦讀杜甫的《兵車行》：「牽衣頓足攔道哭，哭聲直上干雲霄」，大可去歌唱《麗人行》：「綉羅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銀麒麟」；而不應搔首弄姿地改唱「牽衣頓足攔道笑，笑聲直上干雲霄。」

瓜園 蓬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批量問候

我至今沒有學會微信群發，鑒於這不是多麼難的技術，實際上是我懶得去學。不過，我經常收到別人群發的微信，主要有兩類，一類是商業信息，它們來自朋友圈裏的微商，推薦從瓜果到理財的各類產品。另一類是問候。逢年過節不消說了，各類批量生產的問候語、拜年話、表情包，如雪片般飛來。更經常的則周一到周日，每個早晨，問候上了鬧鐘似的準時抵達。

舊時的深宅大戶規矩森嚴，一天三頓飯可以少吃，每日裏的請安問好卻是一句也不能少的。群發問候頗得其「遺風」。俗話說，禮多人不怪。話雖如此，這種無差別問候有時卻叫人心煩。不回覆吧，顯得傲慢無禮，如果發起問候者是長者前輩，更是如此。回覆吧，實在又無話可說，乏味得緊。

天下萬物，本相生相剋。有陰即有陽，有往又有復，有生斯有死。照此邏輯，群發功能應該匹配自動回覆。你不動聲色批量地來，我公事公辦回覆而去。看似大家都完成了一件事，實則啥也沒幹，只是兩台手機隔空過了過招。可惜啊，這項技術還未問世。群發的囧境，繼續困擾着我們。

其實，生活中見面寒暄問候，絕大多數也是沒有任何實質內容的純問候。一句早上好，哪怕只是一個頷首，一縷微笑，也讓人心暖。那麼，為何鄭重其事地發來文采斐然的問候語、妙趣橫生的表情包、爭奇鬥艷的圖片，卻讓人連回應的興趣都提不起來呢？我以為，原因或許在於，有效的情感交流必須是出於個體對個體的特殊顧念。

設想一下，某人走在街上，對每一個人都笑着說：你好。定會遭到路人側目。而他若還要走到人面前送出這個「你好」，那就更讓人繞着走了。社交媒體的技術特性，讓滿大街問好的「行為藝術」有了更低成本也更隱蔽的變體。批量問候，便是其一。因此，收起廉價的善意吧，真情才能流露得更加暢快。

知見錄 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何時「起飛」

本文是《語感X議》系列終結篇。

前面寫了七篇，有些朋友讀後常與我討論，令我覺得「七篇」內容還算有點意思。但有的問題談得含糊，應再稍作說明。

問題一：「七篇」指出了香港一些文字的語法問題，無形中也設了條條框框，學生提筆時難免心有束縛，又如何去談寫作創意？我認為小、中學生切不可「未學行（走路）先學走（跑）」，強調語法是為「創意」打基礎，語法不出問題了，文字便可起飛，「玩」出色彩。現在十分發達的網語潮語，豐富了文字表達，令人讀了印象深刻，更佩服作者的文字創造性。如用於自嘲的「貧窮限制了想像」，形容友誼脆弱的「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」，總結人生的「今天的奮鬥是為了明天的躺平」……句句都含創意，但都無語法不妥。我們期望學子的未來可以這樣正確自如地運用文字。

問題二：粵語（指廣州話方言）不能入文？你的文章不也時時引用粵語嗎？我不主張費解的、妨礙溝通的、有違語法的粵語入文，但從來肯定粵語對漢語大家庭的貢獻。粵語不少生動有趣的詞語、熟語也受到內地傳媒和民眾歡迎。二〇一七年習主席來港講話告誡香港不要錯過發展的機遇，引用了粵諺語「蘇州過後無艇搭」（現代漢語說「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」）。這樣拉近了與港人的距離，增添了親切感。在文字語法正確的前提下，我覺得適當使用粵語，可以突出地方色彩，增添鄉土氣息，是應視作創意而鼓勵的。

《語感X議》一直主張「文有大法」而正確使用文字，又主張「文無定法」而鼓勵文字創意。

粗議了八篇「語感」，有興趣的朋友或可得到些微啟發，負有相關責任的人士如願意正視問題和改進有關工作，更是我撰文的初心。

（「語感」八議）

人與歲月 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三、五見報

閱讀故宮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上周開幕，觀眾觀展熱情高漲。展館內，有人身穿漢服穿梭其間，細味展品故事；展館外，本地各出版社亦新推出一系列故宮主題書籍，為此一文化盛事增添濃濃書香。

先說北京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單霽翔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新書《宅茲香港：活化歷史建築》一書，作者娓娓道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建館始末。還在書中解讀香港城市規劃，以及探索百處歷史建築，全面講述本地建築故事和非遺文化保護，可謂一部文博視角下的「香港城市百科全書」。故而，讀者閱讀此書時，不僅能通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成立歷程，也能明白，身處經濟發達的香港，究竟如何看待那些見證歲月的古建築？

看罷展品，一定很想知道北京故宮博物院究竟是一座什麼「宮」。中華書局出版歷史學家閻崇年著《大故宮》系列之《九五之尊》《有鳳來儀》《奉天承運》，從歷史科普角度，融合明清兩朝歷史，全方位解讀北京故宮博物院建築背後的故事，為讀者徐徐揭開歷史的簾幕。

文物故事，怎可離開傳承。為了給年輕讀者介紹故宮，中華教育出版社出了《講給孩子的故宮》系列，書中不僅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講述藏品故事，作者祝勇一改說明性介紹藏品之風，而是提出令年輕人感興趣的問題，譬如嶺南為何成就了「吃貨」蘇東坡？《韓熙載夜宴圖》如何成為了中國古代版《最後的晚餐》？

此外，故宮博物院專家與中和出版合作推出「探秘故宮」系列，以及新雅文化出版《貓小兵故宮樂遊團知識遊戲書》，皆十分適合親子閱讀，前者以北京故宮博物院中軸線為中心，引領讀者依次從外朝、內廷，再到東西六宮，開啟探秘之旅；後者則通過寫寫貼貼的小遊戲，引導孩子認識故宮文化。

談文論藝 嘉妍
逢周五見報

支撐自己的勇氣

舊生告訴我將離開工作多年的中學，重投大學生活，卻不是專研語文教育本業，而是攻讀心理學，學成後還要實習才能轉職。面對升任中學副校長的機會，她選擇放棄事業求學，我非常贊成，也由衷替她感到高興。舊生在教育界的年資早已超越了我，春風化雨成績斐然，不過面對昔日的師長，如今的朋友，還是可像初出茅廬的少女坦率地問：這個為夢想而作的決定值得嗎？

當然值得！人各有志，有人一心在職場打拚，以升職加薪為目標；有人即使工作半生，仍不忘心底興趣，夢想改變固有生活模式，做喜歡的事。機會出現了，何妨一試？不要以為資深教師當回學生不算什麼驚天地的舉動，教育界工作雖然辛勞，但堪稱職場上妥妥的舒適圈，收入待遇與工作模式不會有過分變動，成功的教師，傳道授業解惑，是學生的模範，因此要放下手中一切，放下身段換跑道，由出題及評分者再成要上課、讀書與趕課業的人，加上同學大都是比自己年輕及仍善於測考研究，即使客觀條件許可，很多人還是不敢，怕重新開始、怕有損失、怕會後悔。

舒適圈是進步的最大阻力。上一輩聽到轉工或辭職這類事情，總愛負面地想：是否工作不開心？會不會太冒險？沒了穩定收入能否適應？十萬個問題，就是不習慣從正面給予鼓勵。想當年我離開教育界到政府部門工作，再放棄政府職位稍作休息，然後從事創作，上司以為我打算生孩子當媽媽、別人認為我對寫作行業有不切實際的幻想、父母那不宣之於口卻隱藏不了的憂慮，都是為我好。當人人手執「深思熟慮」的牌匾好意規勸，言詞卻又像一下又一下敲起的退堂鼓，如果沒有自己支撐自己的勇氣堅持改變，不要說夢想，也許連人生的動力與意義何在也感受不到。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

回鄉之酒店隔離

今夏回國，登機前買票、檢測都不易，落地後隔離政策倒逐漸放寬了。在上海酒店隔離三天後，第四天一早江蘇派來大巴，「閉環轉運」到昆山國際博覽中心，再分流由各市的大巴轉運。起初規定在老家酒店再隔離十一天後由常住地社區派車接回，居家健康監測七天：要求單人單間，不去人員聚集場所，非必要不外出，第十六、二十一天再做兩次核酸。之後政策有變，入境可以「七加七」，即酒店隔離七天後居家隔離七天。但居家隔離要「單人單戶」，不能和人同住。所以我選擇在酒店繼續隔離，直至十四天滿。

比起去年回鄉在三家酒店共隔離四周，這次隔離時間縮短了一半，不過「外鬆內緊」。在上海就分別收到江蘇及老家轉運人員的來電，核實信息。在老家酒店隔離時，足不出戶，每日醫護人員量體溫兩次。共做了三次檢測。解除隔離前那次還要「雙採雙檢」，即鼻咽拭子都採樣兩次，分送兩家機構檢測，並用拭子在手機、遙控器、水杯、桌面、地面上採樣。其間隔離酒店所在社區、父母家所在社區也多次來電，一步不落。

酒店條件參差不齊。上海那家連窗戶都沒有，飲食也一般。老家這邊的性價比較高。朝東有落地長窗，每天在藍天白雲下做瑜伽。三餐豐富，營養均衡，儘管口味鹹，蔬菜少。服務員態度也好，但不能點外賣，不能收快遞，家人只能送生活必需品，比上海管理更嚴。

像去年一樣，此行帶了跑鞋、瑜伽墊。每天運動，三餐定時，努力工作，保證睡眠。從端午降落上海，芒種轉運老家，終於熬過了兩周集中隔離，在夏至前回到了父母身邊。

墟里 葉歌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趙芾《江山萬里圖》卷

想要遊山玩水，觀畫也能實現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廳八的「國之瑰寶——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」展覽中，趙芾《江山萬里圖》卷（**附圖**），近十米的長卷，描繪長江兩岸的壯麗景色，觀賞時恍如乘舟火車在山川中溯江旅行，隨着畫卷向前移動，窗外的景色時而開闊，時而擁塞，目不暇給。

《江山萬里圖》卷，縱四十五點一厘米，橫九百九十二點五厘米，採用全景式構圖。畫面由遠而近，由大而小，以滔滔江水為主脈，雲遮霧掩，層巒疊嶂，驚濤拍岸，在峰間坡岡等處，以曲徑、棧道、瀑布、屋舍、古寺等點景，樵夫行旅，農民歸莊，小舟逆浪而行，飛鳥穿雲破霧，穿插有致，相互映襯，充滿生趣。最後用茫茫無際的大海終結畫面，水天一色，氣勢雄偉。拖尾上有明代錢維善、張寧、陸樹聲等人的詩跋。

趙芾為南宋畫家，京口（今江蘇鎮江）人，生卒年不詳。其落款常只寫「芾」字，故後人多誤以為是米芾。《江山萬里圖》卷是趙芾唯一存世作品，從繪畫技法可見，他是師從宋代畫家李唐（約一〇四九至一一三〇年），對水的描繪佔畫面較大比例，波浪以淡墨勾出為主，再用淡墨染深，驚濤穿空之勢躍然紙上；山石先用淡墨勾皴，復以濃墨、重墨細繪局部輪廓，墨色濃淡輕重相得益彰。

「江山萬里」是繪畫中常見之題材，最早出現於唐代。據記載，李思訓曾用三個月時間在壁上繪嘉陵江三百里的風光，之後唐玄宗命吳道子在大同殿繪同一題材，兩者各有千秋。北宋王希孟則以青綠山水的形式創作《千里江山圖》卷。趙芾的《江山萬里圖》卷是這類題材作品中別具風格的一幅佳構。

館藏擷英 閒雅
逢周五見報

中華白海豚

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，有一位港人公認的「回歸寶寶」，依然憨態可掬，軟萌可愛。一九九七年，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舉辦香港回歸吉祥物的評選，最後選定中華白海豚，作為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慶祝活動的吉祥物，中華白海豚的卡通形象，刻在慶委會的會徽之上。

外表和善的中華白海豚雖以「白」命名，但初生時呈深灰色，長大後漸變淡灰，成年後變身粉紅色。一九九九年香港發行以「中華白海豚」為主題的郵票，郵票上的海豚「紅粉菲菲」，大受歡迎。

多年來，港人對中華白海豚的喜愛不減。一九九八年開幕的香港馬鞍山公園，豎立了一座青銅雕塑，以一群活潑中華白海豚為題，名為「飛躍」。屯門黃金海岸海豚廣場也於二〇〇五年興建中華白海豚雕像，雕塑中的三條中華白海豚，分別象徵和平、自由和快樂。在二〇〇七年舉行的「海洋之最」公眾投票中，中華白海豚又以高票榮獲港人最愛的海洋生物。

早在十七世紀已在香港海域棲息的中華白海豚，經常出沒於沙洲、龍鼓洲海岸公園海岸，以及大嶼山西部和南部一帶沿岸水域。據漁護署最新的監察報告，發現在本港水域出沒的中華白海豚，於二〇二〇年四月至二〇二一年三月間，只有三十七條，較前一年的五十二條回落。

為一睹中華白海豚的芳容，多條「觀豚」熱線歷久不衰。若選擇海路，可前往大澳巴士總站，再轉乘特色小艇出海，既可欣賞戶戶相連的水上棚屋，也可尋覓中華白海豚的芳蹤；若選擇陸路，可從屯門龍鼓灘前往白海豚觀景台，除遠眺沙洲和龍鼓洲海岸公園的落日熔金，也有機會飽覽中華白海豚飛躍水面的英姿；也可以沿大澳海豚徑登上七十七米高的虎山觀景台，登高望遠，不過要做個「早行人」，據傳附近水域的海豚多在清晨出沒。

萌寵集 佑松
逢周五見報